

4
14.15

入蜀
吹劍

記
錄
宋 陸務觀著
宋 俞文豹著

進步書局校印



入蜀記提要

是書為宋陸游撰由浙至蜀出運河
歷長江入三峽凡所經過皆詳記山
川形勢風水順逆長途跋涉一舸容
興居舟中者幾半載天荆地棘想見
蜀道之難此亦游紀中上乘之作

入蜀記卷一

宋 山陰陸游務觀著

乾道五年十二月六日。得報差通判夔州。方久病。未堪遠役。謀以夏初離鄉里。六年閏五月十八日晚行。夜至法雲寺。兄弟餞別。五鼓始決去。

十九日。黎明至柯橋館。見送客已時。至錢清食亭中。涼爽如秋。與諸子及送客步過浮橋。橋堅好。非昔比。亭亦華潔。皆史丞相所建也。申後至蕭山縣。憇夢筆驛。驛在覺苑寺旁。世傳寺乃江文通舊居也。有大碑。葉道卿文。寺額及佛殿榜。皆沈睿達所書。有碑亦睿達書。尤精古。又有毗陵人戚舜臣所畫水。蓋佛後座大壁也。卒然見之。覺濤潤洶湧可駭。前輩或謂之死水。過矣。縣丞權縣事紀旬尉曾槃來。曾原伯逢招飲於其子槃齋中。二鼓歸。原伯復來。共坐驛門。月如晝。極涼。四鼓解舟。行至西興鎮。二十日。黎明渡江。江平無波。少休仙林寺。寺僧為開館。設湯飲。遂買小舟出北關。登漕司所假舟於紅亭。稅務之西。夜無蚊。

二十一日。省三兒。

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。皆留兄家。

二十五日晚。葉夢錫侍郎銜招飲。紫閣設礬山數盆。望之如雪。

二十六日晚。芮國器司業曄招飲。同集仲高兄詹道子大着亢宗張叔潛編修淵。坐中國器云。項在廣東作漕。有提舉茶鹽石端義者。性殘忍。每捕官吏繫獄。輒以石鹽木枷枷之。蓋木之至堅重者。每曰木名石鹽。天生此為我用也。其後石坐罪。竟荷校云。

二十七日。

二十八日。同仲高出閤門。買小舟泛西湖。至長橋寺。予不至。臨安八年矣。湖上園苑竹樹皆老蒼。高柳造天。僧寺益葺。而舊交多已散去。或貴不復相通。為之絕歎。

二十九日。沈持要檢正樞招飲。邂逅趙德莊少卿彥端。晚出湧金門。並湖繞城至舟中。

三十日。

六月一日早。移舟出閘。幾盡一日始能出三閘。船舫櫛比。熱甚。午後小雨。熱不解。泊糴場前。

二日。禹中解舟。鄉僕來言。鄉中閔雨。村落家家車水。比連三年頗稔。今春父老言。占

歲可憂不知終何如也。過赤岸班荆館。小休前亭。班荆者北使宿頓及賜燕之地。距臨安三十六里。晚急雨。頗涼。宿臨平。臨平者太師蔡京葬其父準於此。以錢塘江為水。會稽山為紫。山形如駱駝。葬於駝之耳。而築塔於駝之峯。蓋葬師云。駝負重則行遠也。然東坡先生樂府固已云。誰似臨平山上塔。亭亭。迎客西來送客行。則臨平有塔亦久矣。當是蔡氏葬後增築或遷之耳。京貴太子少保。制云。託祝聖而飾臨平之山。是也。夜半解舟。

三日。翠明至長河堰。亦小市也。魚蟹甚富。午後至秀州崇德縣。縣令石從政。即吳道夫。丞石承直。郎李植。監秀州都稅務石從政。郎章湜來。舊聞戴子微云。崇德有市人吳隱。忽棄家。寓旅邸。終日默坐一室。室中惟一卧榻。客至共坐榻上。或載酒過之。亦不拒。清談竟日。隱初不學問。至是間與人言易數。皆造精微。亦能先知人吉凶壽夭。見者真能測也。因見吳令問之。云。皆信然。今徙居村落間矣。是晚行十八里。宿石門。火雲如山。明日之熱可知也。

四日。熱甚。午後始稍有風。晚泊本覺寺前。寺故神霄宮也。廢於兵火。建炎後再修。今猶甚草創。寺西廡有蓮池十餘畝。飛橋小亭。頗華潔。池中龜無數。聞人聲皆集。駢首。

仰視。兒曹驚之不去。亭中有小碑。乃郭功甫元祐中所作。醉翁操。後自跋云。見子瞻所作未工。故賦之。亦可異也。

五日。早抵秀州。見通判權郡事石通直郎朱自求。員外通判石承事郎直秘閣趙師

蔓。方務德侍郎滋。務德留飯。飯罷。還舟小憩。極熱。謁樊自強主管。樊自牧教授。廣印

贊吏聞人伯卿教授。詳民茂德二樊居城外。居第頗壯。茂實晚歲所築。尚未成也。隔

水有小園。竹樹脩茂。荷池渺瀰。可喜。池上有堂。曰讀書堂。遊寶華尼寺。拜宣公祠堂。

有碑。缺壞磨滅之餘。暗暗可讀。蘇州刺史于頔書。大畧言秘書監陸公齊望始作尼

寺於此。其後黷滌澆兄弟又新之。後又有賢妹字意者。陸氏嘗有女子為尼云。然不

言宣公所以有祠者。家譜禮榻此證誤詳老尼妙濟。大師法淳。及其弟子居白。留吸

茶。且言方新祠堂也。移舟北門宣化亭。晚復過務德飯。

六日。右奉議郎新通判荆南呂援來。援字彥能。進士。聞人綱來。綱字伯紀。方務德館

客。自言識毛德昭。德昭名文。衢州江山縣人。居於秀。予兒時從之甚久。德昭極苦學。

中年不幸病盲而卒。無子。綱言其盲後猶終日危坐。默誦六經。至數千言不已。可哀

也。赴郡集於倅廨中。坐花月亭。有小碑。乃張先子野雲破月來花弄影樂章。云得句

於此亭也。晚赴方夷吾導之集於陳大光縣丞家。二樊呂倅皆在。大光字子充。瑩中諫議孫。居第潔雅。未利花盛開。

七日。早徧辭諸人。赴方務德素飯。晚移舟出城。泊木興館前。館亦頗闊壯。終日大雨不止。招姜醫視家人及纒。

八日。雨霽。極涼如深秋。遇順風。舟人始張帆。過合路。居人繁夥。賣鮓者尤衆。道旁多軍中牧馬。蓮河水泛溢。高於近村地。至數尺。兩岸皆車出積水。婦人兒童竭作。亦或用牛。婦人足踏水車。手猶績麻。不置。過平望。遇大雨暴風。舟中盡溼。少頃霽。止宿八測。聞行舟有覆溺者。小舟叩舷賣魚。頗賤。蚊如蟻。蠱可畏。

九日。晴而風。舟人憇。昨夕狼狽。不敢解舟。日高方行。自至崇德。行大澤中。至此始望見震澤。遠山。午間至吳江縣。渡松江。風極靜。癯菴竹樹益茂。而主人死矣。知縣右承議郎管欽。尉右迪功郎周郢來。縣治有石刻曾文清公漁具圖詩。前知縣事柳楹所刻也。漁具比松陵倡和集所載。又增十事云。託周尉招醫鄭端。誠為統絢。眇脈。皆病暑也。市中賣魚鮓。頗珍。晚解舟。中流回望。長橋層塔。煙波渺然。真若圖畫。宿尹橋。登

橋觀月。尹橋疑是

尹橋疑是

十日。至平江。以疾不入。沿城過盤門。望武邱樓塔。正如吾鄉寶林。為之慨然。宿楓橋寺前。唐人所謂半夜鐘聲到客船者。

十一日。五更發楓橋。曉過滸墅。居人極多。至望亭小憩。自是夾河皆長岡高壟。多陸種菽粟。或灌木叢篠。氣象窘隘。非楓橋以東比也。近無錫縣。始稍平曠。夜泊縣驛。近邑有錫山。出錫。漢末識記云。有錫天下兵。無錫天下清。有錫天下爭。無錫天下寧。至今錫見輒拚之。莫敢取者。

十二日。早謁喻子材郎中樵。子材來謝。以兩夫荷轡。不持胡牀。手自授謁云。知縣右奉議郎吳澧來。晚行。夜四鼓至常州城外。

十三日。早入常州。泊荆谿館。夜月如畫。與家人步月驛外。綯始小愈。

十四日。早見知州右朝奉大夫李安國。通判右朝奉郎蔣誼。員外倅左朝散郎張堅。堅文定公綱之子。教授左文林郎陳伯達。員外教授左從政郎沈瀛。司戶右從政郎許伯虎來。伯達字兼善。瀛字子壽。皆未識。子壽仍出近文一卷。伯虎字子威。余兒時筆硯之舊也。至東嶽廟觀古檜。數百年物也。又小憩崇勝寺納涼。遂解舟。甲夜過蕪牛關。宋明帝遣沈懷明擊孔覲。至蕪牛築壘。即此也。關水湍激。有聲甚壯。遂抵呂城。

開自祖宗以來。天下置堰軍止四處。而呂城及京口二關在焉。

十五日。早過呂城關。始見獨轅小車。過陵口。見大石獸偃仆道旁。已殘缺。蓋南朝陵墓。齊明帝時王敬則反。至陵口慟哭而過。是也。余頃嘗至宋文帝陵。道路猶極廣。石柱承露盤及麒麟辟邪之類皆在。柱上刻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字。又至梁文帝陵。文帝武帝父也。亦有二辟邪尚存。其一為藤蔓所纏。若繫縛者。然陵已不可識矣。其旁有皇業寺。蓋史所謂皇基寺也。疑避唐諱所改。二陵皆在丹陽。距縣三十餘里。郡士蔣元龍子雲謂予曰。毛達可作守時。有賣黃金石榴來禽者。疑其盜捕得之。果發梁陵所得。夜抵丹陽。古所謂曲阿。或曰雲陽。謝康樂詩云。朝日發雲陽。落日到朱方。蓋謂此也。按朝日謝集作曉月

十六日。早發雲陽。汲玉乳井水。井在道旁觀音寺。名列水品。色類牛乳。甘冷熨齒。井額陳文忠公所作。堆玉八分也。寺前又有練光亭。下闕練湖。亦佳境。距官道甚近。然過客罕至。是日見夜合花方開。故山開過已月餘。氣候不齊如此。迨夾岡有二石人植立岡上。俗謂之石翁石媪。其實亦古陵墓前物。自京口抵錢塘。梁陳以前不通漕。至隋煬帝始鑿渠八百里。皆濶十丈。夾岡如連山。蓋當時所積之土。朝廷所以能駐

蹕錢塘。以有此渠耳。汴與此渠皆假手隋氏。而為吾宋之利。豈亦有數邪。過新豐小憩。李太白詩云。南國新豐酒。東山小妓歌。又唐人詩云。再入新豐市。猶聞舊酒香。皆謂此。非長安之新豐也。然長安之新豐亦有名酒。見王摩詰詩。至今居民市肆頗盛。夜抵鎮江城外。是日立秋。

十七日。平旦入鎮江。泊船西驛。見知府右朝散郎直祕閣蔡洸子平。都統慶遠軍節度使成閔。通判右朝奉大夫章沅。右朝奉郎陶之真。府學教授左文林郎熊克。總領司幹辦公事右承奉郎史彌正。端叔。

十八日。右奉議郎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葛郛。觀察推官右文林郎徐務滋。司戶參軍左迪功郎楊沖。焦山長老定圓。甘露長老化昭來。

十九日。金山長老寶印來。字坦叔。嘉州人。言自峽州以西。灘不可勝計。白傅詩所謂白狗到黃牛。灘如竹節稠是也。赴蔡守飯於丹陽樓。熱特甚。堆冰滿坐。了無涼意。蔡自點茶。頗工。而茶殊下。同坐熊教授。建寧人。云建茶舊雜以米粉。復更以薯蕷。兩年來。又更以楮芽。與茶味頗相入。且多乳。惟過梅則無復氣味矣。非精識者未易察也。申後移舟出三關。至潮閣而止。

二十日。遷入嘉州王知義船。微雨極涼。

二十一日。

二十二日。集衝公堂後圃。此舊唯增染香亭。飲半。登壽邱。普照寺。終宴。壽邱者宋高祖宅。有故井尚存。寺本名延慶。隆興中復泗州。有普照寺僧奉僧伽像來歸寓焉。因賜名普照寺。僑置僧伽道場。東望京山。連亘抱合。勢如繚牆。宮寺樓觀如畫。西闕大江。氣象極雄偉也。

二十三日。至甘露寺飯僧。甘露蓋北固山也。有狼石。世傳以為漢昭烈吳大帝嘗據此石。共謀曹氏。石亡已久。寺僧輒取一石充數。遊客摩挲太息。僧及童子輩往往竊笑也。拜李文饒祠。登多景樓。樓亦非故址。主僧化昭所築。下臨大江。淮南草木可數。登覽之勝。實過於舊。邂逅左廸功郎新太平州教授徐容。容字子公。泉州人。此山多峭崖如削。然皆土也。國史以為石壁峭絕。誤矣。

二十四日。

二十五日。早以一罇壺酒謁英靈助順王祠。所謂下元水府也。祠屬金山寺。寺常以二僧守之。無他祝史。然榜云賽祭豬頭。例歸本廟。觀者無不笑。初紹興末。兗顏亮入

寇樞密葉公審言督視大軍守江。禱於水府祠。請事平奏加帝號。既而不果。隆興中敵再入。有近臣申言之。議者謂四瀆止封王。水府不應在四瀆上。乃但加美稱而已。廟中遇武人王秀。自言博州人。年五十一。完顏亮寇邊時。自河朔從義軍攻下大名。以待王師。既歸朝。不見錄。且自言孤遠。無路自通。獻獻不已。是晚欲出江。舟人辭以潮不應。遂宿江口。

二十六日。五鼓發船。是日舟人始伐鼓。遂遊金山。登玉鑑堂。妙高臺。皆窮極壯麗。非昔比。玉鑑蓋取蘇儀甫詩云。僧於玉鑑光中坐。容躡金鰲背上行。儀甫果終於翰苑。當時以為詩讖。新作寺門。亦甚雄。翟耆年伯壽篆額。然門乃不可泊舟。凡至寺中者。皆由雄跨閣。長老寶印言。舊額仁宗皇帝御飛白。張之則風波洶湧。蛟鼉出沒。遂藏之寺閣。今不復存矣。印住山近十年。興造皆其力。寺有兩塔。本曾子宣丞相用西府俸所建。以薦其先者。政和中。寺為神霄宮。道士乃去塔上相輪而屋之。謂之鬱羅霄臺。至是五十餘年。印始復為塔。且增飾之。工尚未畢。山絕頂有吞海亭。取毛吞巨海之意。登望尤勝。每北使來聘。例延至此亭烹茶。金山與焦山相望。皆名藍。每爭雄長。焦山舊有吸江亭。最為佳處。故此名吞海以勝之。可笑也。夜風水薄船。鞳鞳有聲。

二十七日。留金山。極涼冷。印老言。蜀中梁山軍鷺鷥。為天下第一。

二十八日。夙興觀日出。江中天水皆赤。真偉觀也。因登雄跨閣觀二島。左曰鶴山。舊傳有棲鶴。今無有。右曰雲根島。皆特起不附山。俗謂之郭璞墓。奉使金國起居郎范至能。至山遣人相招食於玉鑑堂。至能名成大。聖政所同官。相別八年。今借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侍讀。為金國祈請使云。午間過瓜洲。江平如鏡。舟中望金山樓觀重複。尤為鉅麗。中流風雷大作。電影騰擊。正在江面。去舟財丈餘。急繫纜。俄而開霽。遂至瓜洲。自到京口。無蚊。是夜蚊多。始復設幃。

二十九日。泊瓜洲。天氣澄爽。南望京口。月觀甘露寺水府廟皆至近。金山尤近。可辨人眉目也。然江不可橫絕。放舟稍西。乃能達。故渡者皆遲回。久之舟人以帆弊。往姑蘇買帆。是日方至。橋高五丈六尺。帆二十六幅。兩日間閱往來渡者。無慮千人。大抵多軍人也。夜

觀金山塔燈。

三十日。

入蜀記卷一終

入蜀記卷二

宋 山陰陸游務觀著

七月一日。黎明離瓜洲。便風挂颿。晚至真州。泊鑿遠亭。州本唐揚州揚子縣之白沙鎮。楊溥有淮南。徐溫自金陵來覲溥於白沙。因改曰迎鑿鎮。或謂周世宗征淮時。諸將嘗於此迎謁。非也。國朝乾德中。升為建安軍。祥符中建玉清昭應宮。即軍之西北小山置治。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四聖像。既成。遣丁謂李宗諤為迎奉使。副至京。車駕出迎。肆赦。建軍曰真州。而於故治築儀真觀。政和中修九域圖志。又名曰儀真郡。舊以水陸之衝。為發運使治所。今廢。

二日。見知州右朝奉郎王察。市邑官寺比數。年前頗盛。攜統遊東園。園在東門外。里餘。自建炎兵火後。廢壞滌地。漕司租與民。歲入錢數千。昔之闕壯巨麗。復為荆棘荒墟之地者四十餘年。乃更葺為園。以記考之。惟清醮堂。拂雲亭。澄虛閣。麤復其舊。與右之清池。北之高臺尚存。若所謂流水橫其前者。湮塞僅如一帶。而百畝之園廢為蔬畦者。尚過半也。可為太息。登臺望下蜀諸山。平遠可愛。裴回久之。過報恩光孝寺。少留。辛巳之變。儀真焚蕩無餘。而此寺獨存。堂中僧百人。長老妙湍。常州人。

三日。右迪功郎監稅務聞人堯民來。堯民茂德。剛定之。兒子以恩科入官。北山永慶長老蘊常來。鄒集於平易堂。徧遊澄瀾閣。快哉亭。遂至壯觀。以歸。壯觀舊有米元章所作賦石刻。今亡矣。初問王守儀真觀去城遠近。云在城南里許。方怪與國史異。既歸。亟往遊。則信城南也。有老道士出迎。年七十餘。自言廬州人。能述儀真本末。云舊觀實在城西北數里。小土山之麓。祥符所鑄。乃金銅像。并座高三丈。以黃麾全仗道門幢節。迎赴京師。皆與國史合。故當時樂章曰。范金肖像。申嚴奉宮。館狀翬飛。萬靈拱衛。瑞烟披堤。柳映黃麾。道士又言。賜號瑞應福地。則史所不載也。今所謂儀真觀者。昔黃冠入城。休憩道院耳。晚大風。舟人增纜。

四日。風便解纜。挂帆發真州。岸下舟相先後。發者甚眾。烟帆映山。縹緲如畫。有頃風愈厲。舟行甚疾。過瓜步山。山蜿蜒蟠伏。臨江起小峯。頗巉峻。絕頂有元魏太武廟。廟前大木可三百年。一井已涸。傳以為太武所鑿。不可知也。太武以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南侵至瓜步。建康戒嚴。太武鑿瓜步山為蟠道。於其上設氈廬。大會羣臣。疑即此地。王文公詩所謂叢祠瓜步認前朝。是也。梅聖俞題廟云。魏武敗志歸。孤軍駐山頂。按太武初未嘗敗。聖俞誤以佛狸為曹聽耳。山出瑪瑙石。多虎豹害人。往時大將

劉寶每募人捕虎於此。周世宗伐南唐齊王景達自瓜步渡江。距六合二十里設柵。亦此地也。入夾行數里。沿岸園疇衍沃。廬舍竹樹極盛。大抵多長蘆寺莊。出夾望長蘆樓塔重複。自江淮兵火。官寺民廬莫不殘壞。獨此寺之盛不減。承平。至今日常數百眾。江面渺瀰無際。殊可畏。李太白詩云。維舟至長蘆。目送烟雲高。是也。晚泊竹篠港。有居民二十餘家。距金陵三十里。

五日。大風將曉覆袂衾。晨起淒然如暮秋。過龍灣浪湧如山。望石頭山不甚高。無峭立。江中繚繞如垣牆。凡舟皆由此下。至建康。故江左有變。必先固守石頭。真控扼要地也。自新河入龍光門。城上舊有賞心亭。白鷺亭。在門右。近又創二水亭。在門左。誠為壯觀。然賞心為二亭所蔽。頗失往日登望之勝。洎秦淮亭。說者以為鍾阜艮山得庚水為宗廟水。秦鑿淮本欲破金陵王氣。然庚水反為吉。天下事信非人力所能勝也。見留守石朝請大夫祕閣修撰唐瑑。通判石朝散郎潘恕。建康行宮在天津橋北。橋琢青石為之。頗精緻。意其南唐之舊也。晚小雨。石文林郎監大軍倉王烜來。王言京口人用七月六日為七夕。蓋南唐重七夕。而常以帝子鎮京口。六日輒先乞巧。翌旦馳入建康赴內燕。故至今為俗云。然太宗皇帝時嘗下詔禁以六日為七夕。則是